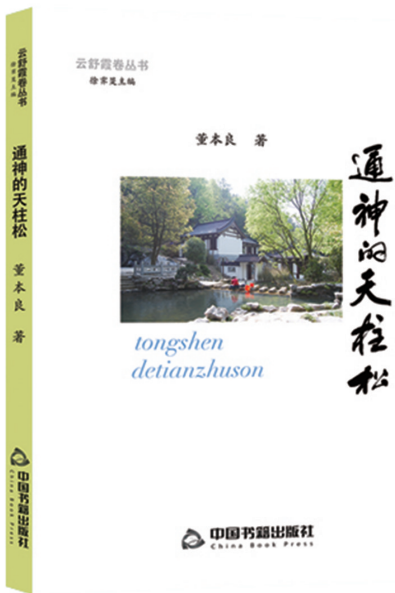


鸡笼山的母亲

——读董本良新著《通神的天柱松》

张爱国



《通神的天柱松》 董本良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故乡是一个人永久的精神圣地。一个人，哪怕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只占其一生时间的极小部分，但故乡在他心中的地位都是其他地方不可比的。我想，人的这种故土情，是与生俱来的吧！同样的，一个人对母亲的情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读董本良新著《通神的天柱松》，我似乎看到了他的故乡和母亲，也感受到了他对故乡和母亲的悠悠情思。

董本良的故乡是皖南一个叫鸡笼山的村庄，进入需穿过一道隘口，犹如钻入一间鸡笼。在《喇叭花》一文中，这只“鸡笼”是美丽的，甚至不乏诗意：“河柳叶青的时候，细雨霏霏，杏花尽染，花草犁过，水蕴稻田，水田里有微微的沼气。”“鸡笼”里有作者的祖父母、父母和远近乡亲，他们都有着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他们从“正月的某一天”就开始了劳作，做秧田、撒种、拔秧、插秧、双抢……《鸡笼山记事》一文里，作者的笔举重若轻，往往三言两句就为鸡笼山描画出一幅幅人物鲜活、画风明快的图画。

画里人也乐观风趣。他们总会边劳作边说着真真假假的笑话，吼着荤荤素素的歌谣。特别有趣的是《吸烟的人》一文里的爷爷和他的几个老伙伴：爷爷自制的烟丝一成熟，花狗爷他们就“闻着香味来”了，一人还带来一个烟盒。他们先是慷爷爷之慨，来一场奢侈的品尝会，接着掏出烟盒。爷爷就将他们的烟盒装满烟丝，但在装到花狗爷的时候，爷爷“手撮烟丝在盒里松松排放”。为什么？因为花狗爷带来的是“可以装二两的大烟盒”。奶奶发现后，先是骂爷爷小气，接着“抢过花狗爷的烟盒，猛撮了一把烟丝填进去”，再骂花狗爷“嘴没把手，呛死老狗”。于是，“爷爷心疼嘛嘴，花狗爷兴高采烈，甩着大裤裆走了”。精妙的细节，把老人们的那点狡黠刻画得淋漓尽致，

又极为风趣，令人忍俊不禁。

画里人还朴实热情。招待插秧客，农妇会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货。那种腊货，黄亮亮的，一口咬下，满屋子的香。阅读中，我仿佛看到，腊香里，满屋子的人已然不分客与主了。他们有的只是淳朴的乡情、人情。我常常想，相互扶持是那个苦寒岁月里的一束光，一束照亮人心的温暖的光。幸运的是，这束光被董本良以文字的形式收录了下来。

这束光，在母亲身上尤为闪亮。《母亲的方法》一文里，73岁的母亲打电话把“我”叫回家，只为告诉“我”邻居藏（偷）了她的三只鸡，她心疼得两夜没睡，血压都高了。但次日当她看见那个邻居的孩子遭遇车祸时，她厉声责骂停车动作缓慢的“我”，然后快速下车救人。事后，她教育儿子，“不管是谁，人家有难时，还是要伸手帮帮的，行善积德啊！”

母亲的善，表面上是因为她嘴上的“菩萨和天”，但根源在她的心里。《桂花香》一文写道，母亲亲手将一百多个婴儿接到这个世界，而且总是将产妇家给的辛苦费悄悄地塞进婴儿的襁褓里；她在医院治病，见到三个月不睁开眼睛的双胞胎婴儿后，好几天都不自觉地念叨两个孩子“千万莫有毛病哦”；她陪伴、劝慰素不相识的逃婚女人三天，终使对方高高兴兴地回家，并将家庭经营得红红火火……

母亲还能干，有办法。贫困年代，她能将洗粉后的红薯渣做得有滋有味；年老了，还能将废弃的红薯窖改造成她和老伙伴们避暑乘凉的“仙洞”；当“我”误以为丢了包而发脾气时，她宽慰“我”就是丢了许多钱也不要这样，“就当是给我看病花了”……这些能干和办法，何尝不是这位八岁即成孤儿的平凡农妇的生存智慧、人生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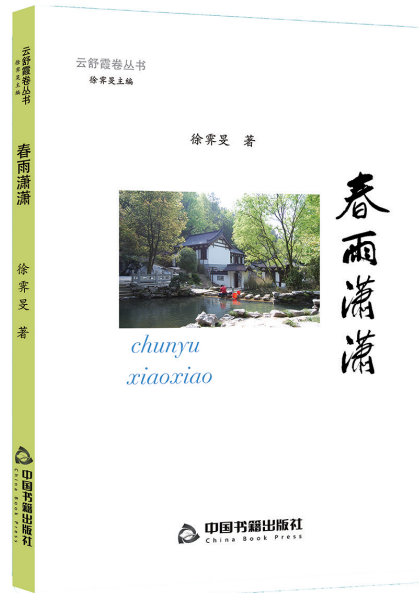
写母亲，董本良的笔端流淌的满是温情，以及那萦绕不绝的母亲的气息。当我掩卷感受这温情和气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就在《通神的天柱松》一书出版后不久，也是我拜读此书和写作此文前十多天，董本良老师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再读《五月四日》一文：“我即将跨入老人的行列，可母亲健在，我就是小字辈，就得听命于她‘伢儿、伢儿’地呼唤。久不落家，那一声声的呼唤使我从心底感到酥软……”我的眼睛湿润了，因为董老师的母亲与我依然健康着的母亲几乎同龄，更因为我在这节文字里分明地听到和感受到了那种母对子的唤声之切、子对母的情思之苦。

转念一想，这对母子是无憾的，因为母亲——连同她生活了六十多年和永远安眠的鸡笼山，已经永远鲜活地印刻在她儿子的书里。

春雨潇潇润心田

——读徐霁旻先生散文集《春雨潇潇》

刘磊



《春雨潇潇》 徐霁旻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6年元旦刚过，自兰州归乡的徐霁旻先生，将其散文集《春雨潇潇》惠赠于我。雅洁封面嵌着清新山水照，淡青色封底氤氲蓬勃生机。《春雨潇潇》分为三辑，上篇“随笔写意”以写人记事为主，时间跨度从1980年代至2025年，近四十年的旧稿新篇相映成趣，文字如老友叙旧，不疾不徐却动人心弦。

写人是徐先生的长项，笔下人物无论身份高低，皆带着泥土温热与人情本真。《亦师亦友老县长》撷取日常工作点滴，勾勒出原潜山副县长丁士南务实宽厚、敬畏文化的长者形象，亦师亦友的情谊跃然纸上。《玉立婷婷》刻画潜山籍黄梅戏演员吕婷婷矢志不渝深耕艺术的故事，道尽舞台背后的艰辛与虔诚。

更难得的是，作者的目光始终向下，深情凝视市井巷陌的普通人。《剃头师傅小骰子》细摹身有残疾的剃头匠热毛巾焐脸、涂香皂沫、顺刮逆刮的剃头工序，文字节奏沉稳，将这份带着体温与尊严的传统手艺定格，既是对手艺的尊重，亦是对朴素生活哲学的礼赞。《斗塘小学入梦来》里，学校厨房的朱奶奶、储奶奶的身影，与校园书声、草木芬芳交织，成为作者人生起点最温暖的底色。

记事篇章于平实中见曲折。《重庆寻访张恨水故居》中，作者怀着文化乡愁辗转寻觅，几番扑空几番追问，过程带着“寻隐者不遇”的怅惘，而当简朴故居终现眼前，那份喜悦与感慨，尽显对文化根脉的执着。《失而复得的兰》最是动人，作者将对早逝爱女的思念寄托于女儿手植的兰花，兰花失而复得的过程中，悲喜交加的情愫与物是人非的痛楚，借克制的文字直抵人心，真情无需藻饰，自有千钧之力。

徐先生的散文，贵在一个“真”字。情感真挚，源自对故土的深沉热爱，《黄铺采风三章》里，对一方水土的眷恋奔涌如溪流；《雪夜野宿》追忆1976年冬与月明二爷荒野值守的经历，将年轻人面对黑夜的紧张、恐惧与自我宽慰刻

画得淋漓尽致，革命豪情、文学联想与乡野迷信交织的内心独白，让历史褶皱里的个人体验可触可感。《斗塘小学入梦来》《源潭中学重访随笔》等忆旧篇章，无怀旧感伤，唯有向阳生长的乐观精气

神，文字因扎根潜岳泥土，而散发着鲜活亲切的生活气息。

中篇“文苑杂谭”，尽显徐先生作为地方文化工作者的担当。他长期深耕安庆地域文化，撰写出版《皖江才女葛冰如传》《程长庚传》等多部传记，为乡邦名人立传存史。本辑文字是其研究的拾遗补阙，爬梳故纸堆觅得的掌故、走访耆老听闻的轶事、考证辨析生出的洞见，皆以散文笔法写就。乌以风、张漱茵等文化名人的轶事，经他钩沉叙述，让尘封的地方文化记忆重焕光彩，与传记作品互为表里，勾勒出立体生动的皖江人文图景。尤为动人的是，他对儿时母亲哼唱的《歌唱苏小妹》的探寻，不仅是对一首歌的追溯，更是游子以文化寻根的方式，回溯母爱、家族记忆与民间文艺遗产，字里行间满是温情与力量。

下篇“序评辑录”，汇集文艺评论家、学者对其已出版作品的评论与序跋，阵容强大，蔚为可观。从完颜艺舟、徐迅等教授名家，到徐赟、汪中新等本地文友，不同视角的点评如多棱镜，折射出其作品的价值特色。最见胸怀的是，《皖江才女葛冰如传》出版后，他特意联系传主的学生梁东、程介士等先生，收录他们的回忆与阅读意见，并坦言再版时将斟酌修订，这份对历史的严谨、对传主的尊重，正是为文为学者应有的敬畏之心。

读罢全书掩卷沉思，徐霁旻先生是写作“快手”，更是生活的“慢品者”与文化的“守望者”。他的散文无惊涛骇浪的结构，无瑰丽奇崛的修辞，一如书名“春雨潇潇”，润物无声。这潇潇春雨，润泽的不仅是纸上砚田，更是读者在短视频时代日渐板结的心田。期待徐霁旻先生带着这份温热与执着，继续书写，为古皖大地这方充盈故事与文化的水土，酝酿更多沾着春雨气息的佳作。

